

節孝先生文集

八

禍福戒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過而積大德自小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使纖芥之惡形於思慮其於行事一有謬於聖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而不敢復為况至於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為虛名視仁義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殃遺于孫而其心不知恤僥一身之幸而忘終身之患其以一時之幸速而終身之患緩歟其亦逐獸者不見泰山乎

安叟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氣貌清聳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呼曰熊熊既三月剪髮為髻孩而名之曰安叟蓋天下未嘗無美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其所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到於古人文章獨見於天下其法可傳於後世身居

夢

慎



窮荒僻陋日與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
 大人之上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自視無有也惡衣
 弊冠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減而已之所樂
 有餘猶充足乎文繡饜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光退
 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蓋其身為天
 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可然後就也起
 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解芒屨而朝脫牛衣而相其處
 偃然如寢弊庐如乘故車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
 於下朝之老成賢有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
 邪者同心而共講曰是法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
 人歌而千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
 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弗為之可
 也如必為之是猶穀未熟而獲新未折而爨羹未調
 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為民
 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
 躬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
 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卑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為
 上公暮為逐客吾方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
 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
 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

也安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窮
達貴賤在乎命者未知可也蓋父之命子不得不然
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之意奉以
始終無墜厥命

答舜問

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况天下乎事蓋有不幸而
有之者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為舜者宜何
如安坐而視之乎不可也置之於法乎不可也枉天
之法乎不可也三者俱不可為舜者宜如何固將負
而逃之也豈舜之得已哉事蓋有不幸而有之也以
父子言之孝也以天下言之公也以萬世言之教也
不得曰以一父之私而忘天下也天下安有無父之
人哉其得天下以孝也其失天下者亦以孝也舜之
所以為舜也孟子之言是也曰非也

嗣孟

言性者宜何法法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性與
孔子之言性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於孔子也
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
子之性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顏子者也衆
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

仿宋本曰作無

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顏子則為顏子之徒也習盜跖則為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源流而為潤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善待賊者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捍之計是於財則用心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充而大之可也以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積薪縱火於其上其萌也可異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復河說

河為中國之憂久矣古之時洪水泛濫於中國而河之害為甚故禹於河其力最勞其功最大故導河自河關歷龍門華陰底柱洛汭至於大伾又離二渠以殺其溢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漯川是也過濟水至於大陸乃播為九河以分其勢導之北行至於海濱然後合而為一謂之逆河注之於海夫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崙經於中國注於渤海是其勢

從

仿宋今有之
字未校抹

仿宋今作利
已未校也

隨

所從來者高矣。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是逆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為隄防堙塞之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其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為之勢，因大地以為之防，因渤海以為之壑，其所以順水性，制水之勢，其道何如其道萬世之道也。其法何如其法萬世之法也。故決溢之患息，而中國之憂去，功施乎三代，而無不賴其利矣。此非聖人之知乎。謹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鯀治而績所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豈不謬哉。按隄防堙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已利，堙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濱山齊地卑，下齊乃築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為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威，求九河之道，復先王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之計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

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嗚呼隄塞者何為乎哉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卒開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矣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筲之土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於捧土而塞尾閘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為今之計莫若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命通古今賢知之士不以爵位高下而典領之命善計強幹之臣以佐其事召募天下通知水利及疏河浚川吏民之能者以充其使令乃過鉅鹿由平原至渤海行視故道計其道里與其年月商其功徒與其財費計定然後舉事此功一成萬世無患矣難者將曰財費不便蒙對曰復故道亦費不復故道亦費復故道其費大而有限不復

以

故道其費少而無窮與其就無窮之費孰若就有限之費哉與其就萬世無窮之害孰若就萬世無窮之利哉亦可以道而圖之爾唐肅宗之初安史之亂兩京河東河朔其用兵一切之費盡出於江淮然而江淮之積常有羨餘而民亡怨嗟者用得其人爾今天下西有巴蜀之饒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積誠能任使得其人明於利害而不為苛細者使領其事又使得自舉其類而佐之則事無不濟矣難者將曰民力不便蒙將對曰今濱河郡邑苦於水患甚於疾病若聞朝廷興利除害如此孰不手舞足蹈而樂聞其事哉所謂佚道使民雖勞無怨者也誠朝廷能設法將有以償其所勞示信於民民孰不從而信之禹非不愛其民也然而以地之形勢必須掘九河愛民者孰大於是誠朝廷愛民之意深可先命溫恭謹厚有古人之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慰安其意然後人人相告之朝廷愛民之本意也難者將曰當水之衝必徙其民不便蒙將對曰朝廷固當設法資其所徙之民其間傷民之田廬朝廷固當設法以償之又乾數郡河地必得美田且不下數十萬頃亦足以償其民矣民得無水患其始既得

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
之時自湯至於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
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
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
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
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
其事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况居天
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興天下之
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
行矣是故盡之義貴乎剛剛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
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內無強臣擅命外無方
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
何足數哉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
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之制盡
復先王之政盡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不足
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亦可分其
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
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
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

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
道智之事云耳嗚呼九河者不可不復也

越鄉銘

彼會稽者是為東越土厚木肥山明水潔瞳瞳朦朦
如行鏡中人物俱秀塵空一空雲鴻冥冥霜風稜稜
前有黃公後有子陵亦有謝敷澄靜寡欲脚踏浮雲
身卧空谷曹娥可奇老婦可哀三風之野孰弔枯骸
買臣嚴助考其心迹可為高才不足入德是皆可述
非不足云以公有道可告鄉人

書蔡蔡傳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
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
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
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之於天下也得其
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
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
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
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
矣禽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禽合而加之則升

仿宋本無第
二之字行書
校增

之上則溢矣。兄斛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
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
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况
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黃
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
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威德大烈當天下之責
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
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
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
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
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克其好快其欲彼安
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
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
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
乎。予讀陳平傳嘉定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
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
月戊申書鄭君傳

江寧府句容縣廳壁記

縣令之設其本在乎教化聽訟決獄蓋其次也。給歛
期會簿書一切又其次也。古者以年行選民置為鄉

官所以佐令教化也。鄉官出入閭巷朝夕與民從事
與其家人無殊故能知其偽察其疾苦也。漢高祖入
關天下猶未定也已置鄉官矣。如洛陽董公壺關湖
城三老此輩論議皆有益於人之天下何況區區一
縣乎。其後賢有道者處之甚衆如爰延輩教化之風
皆其身之所自出其益可知也。後世鄉官雖存而名
實與古異矣。縣令者孤立於上而下無所輔又其官
勞事劇竭盡一身之敏而日力不給則教化者固其
有所不迫也。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
商賈者安於其商賈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
夫商賈者市井之本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
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
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亦可以有以息盜也。然
不虞之戒不可不戒蓋民之所恃而為安危者城郭
也若夫籬塹不施閭閻不設戒事不講武備不修豈
可以言幾乎。習於其故而已矣則令之方畧威信其
所畜積而設施者不可以無素也。虞翔之於朝歌賀
齊之於會稽即其人也。則縣令者不可不重處之者
不可不思不可不勉也。句容者因山為名以其山形
句曲而有容也取其容不取其曲斯為正人矣。正人

者天下之福也而況至於一縣者乎容者非自容也所以容物也所惡夫自容者為其患得患失之也安有患得患失而弗為弗正者邪安有弗正而弗阿弗隨弗殘弗害者邪則正而容民者真縣令之事也前代縣令治行名迹見於吏民者晉之劉超宋之孫謙齊之周洽之輩是也景德中我外父太常博士王公寔紹厥後其後相紹而處者蓋有人焉越至於今有慎大夫者所居不苟故取前人名氏列於廳事之壁意者近乎史也覽其名氏問諸父老必有歎息而後言者遺愛可知也諸君子不泯矣來者勉之慎大夫端人也嚴而能恕昔者彭澤令陶公遣一力給其子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嗟呼如陶公之用心肯有暴人之親虐人之子營己之利者乎如此則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孽不積於其身殃不遺乎其子孫知利其身而不知恤其子孫者豈不哀哉故因大夫之恕而及乎陶公之恕焉也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天下名山水意之所思卧以遊之可也予思浙江潮卧遊之不足即乎二三子與語又移簡問吳中士大夫作為詩歌又為之序曰錢塘江上有亭曰望潮方

勢

嘯
峯

怒

仿宋本有下字
行書校下字缺

聳
夢

勢

中秋時潮出海門入于江口猶未見也潮勢轉進隱
 隱有聲氣候凜然如此須臾間其勢轉大望之如飛
 練如風雨聲哄哄然人語已不可辨矣及其至也聲
 如戰鼓如雷霆狀如雪山沫如飛霰候如大寒如深
 山窮谷龍嘘虎嘯而風雲暴至如孤峰峭崿崛起壁
 立如決大河之源於千仞之上如戰勝之兵連營百
 萬猛將勁騎並驅爭先追窮寇而赴勅敵如蛟螭突
 起鯨鯢盛怒曳千尋之巨浪鼓萬疊之洪濤勢搖玄
 山氣吞白日舟乘潮上下若驚鴻之度絕嶺激矢之
 入窮壑所以周萬物之常盡萬物之變未足窮其形
 勢者也此吳中之所以矜誇自負以為天下奇觀最
 樂也蓋壯者對之如大敵踴躍奮怒意色凜然毛髮
 俱聳扼腕稱快其次心目開張刮去昏濁如醉忽醒
 如夢忽覺懦者心神沮傷抱柱股慄顧視左右作兒
 女之狀失聲怖悸蓋其可駭也如此余聞汲黯之勁
 直周處之雄烈陳蕃之義勇諸葛之奇正謝安之度
 量李光弼之決戰汾陽王之大勲思其人恨不得見
 得見其人如見斯水得見斯水如見其人不亦快乎
 序未畢崔尉汝弼曰山陽倪大夫敦復有義於子子
 能以文遺大夫書之比軒乎余曰比軒者大夫燕居

實於此

聲

嘆 慎 寔

於

嘆 於

講學之所也。今天郡縣吏事十倍於前，雖有餘才，精神氣力少緩，則事不辦矣。山陽名劇縣大夫坐廳事，至立決顧左右，問有無公事，於是退坐北軒，取書策讀之，傍無私玩，紙墨筆硯寔試于此。客至，引入與之笑語，評文賦詩，月影在簷，風聲在竹，對之坐卧如陶令之寢北窗也。日力有餘，夜氣既息，心形裕然，謀及所養，日充以大發而為政，何施不可。此邑人之所以悅也。今之下蔡，慎令叔良才吏也，與余論大夫至於歎息曰：有如此之令，崔尉汝弼寔佐令事，其為人忠厚，樂道，大夫之善策，詳是為可述也。方余在西郭時，大夫數自屈相見，及余就館于學，大夫禮義有加。前世達官貴臣，尊為將相，修鄉里之敬，庭參縣令，身衣白襪，用士禮也。以余不肖，黃綬下士，末命者也。而親屈大夫如此，顧無以謝大夫。大夫吳人也，宜以潮說歸之。則大夫感余文，浙江形勢盡在目中，其心浩然。能於是遂賦歸去來事。

題陳吏部詩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其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於是獲其詩，葉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

即幸有如平日公父黨教之讀詩可也如與之書詩
則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限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則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雜文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桮捲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謂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謂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奚物而不可學也亦不之性也不

仿宋本作性情行書校

謂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偽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
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
教行矣禮義之偽與作偽之偽有以異乎其無以異
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偽則何事而不可言偽言情惡
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偽名則是欲
貴之則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
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偽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
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
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
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
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為
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為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
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
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
勢苟有中而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為善以其善之
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為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

後為善哉性惡而為也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為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然而燥也豈不順也噫荀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

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為天下也不然何以為天下聖王之興豈為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然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後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後而為聖人哉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其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

仿宋本如何
作何如行書
校

孝衰於親則是妻孥亦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
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
於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
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
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
言為如何

四維辨

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
踰節義不苟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其說者為誰
管仲也非其說者為誰子厚也以為廉不苟得恥不
從枉又以謂廉恥二者不得與禮義相抗列為四維
蒙以謂大不然二氏之論俱失之矣夫禮者何謂也
禮也者履也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由閨門而達
朝廷由朝廷而達天下得之則正失之則邪得之則
治失之則亂禮之義大矣哉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
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
剛人道之有仁義之義大矣哉廉也者何謂也可
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
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進而進之可進而不進者有

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有之矣善莫大於是惡莫大於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諸侯行之可以化一國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是何憂乎邪侈淫僻何憂乎爭奪犯分何憂乎亂臣賊子何憂乎德義之不興何憂乎刑罰之不措廉之義大矣哉恥也者何謂也不仁則恥之不義則恥之無禮則恥之不智則恥之不信則恥之不仁則將為仁矣恥不義則將為義矣恥無禮則將為禮矣恥不智則將為智矣恥不信則將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恥也彼不為是我為是恥也彼致其君如是澤其民如是我不如是恥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恥也恥之義大矣哉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於外而欲攻於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於其間也養之弗克則性之弗固也况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蓋鮮矣於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於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

仿宋本有苗
字行書校苗
字脫

仿宋本有也字
行書校也字
脫

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
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
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見善則勉見不善則
懼此所以去惡者苗之外物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
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為君子卒
而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
習者雖瞽鯀為父亦捨父而習他矣不善習者雖父
堯子舜亦捨父子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
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殺軀以
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
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太山
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
於後世乎亦已過矣

論兵

朝奉大夫胡公赴濟州太守過于山陽至于南郭即
學官而見之且有問焉既卒其說遂及西戎荅曰四
夷者中國之外患也而西戎最甚其故何邪以其所
備者多故也關中之五路河東之四路皆所備也即

秦

於

一路弗之備邪賊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備也其備
 如此則我師之勢常分賊兵之勢常合以其所合攻
 其所分此兵法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畧如何答曰
 在問辨審問而明辨之繼之以精講則方略出矣以
 韓信之奇以累勝之師以敗軍之將猶且敬而問之
 此其所以無敵也蓋多益辯者才也戰勝而好問
 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將有五德智為之首
 信乎孫子之知言也蓋以其書攷之圓深微妙諸子
 弗逮也此兵之難乎各口兵為最難其形有常而其
 變無常其甚者如猝風如猛雨如雷奔雲騰如逸群
 驚鳥從空而下如伏獸如攫豹怒虎忽起乎前忽起
 乎後或出乎左或出乎右於此之時意氣自苦神色
 不動如坐乎戶牖之間簟席之上顧視裕然方且左
 右前後而應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勝矣以曹操之
 英而畏孫權以孫權而畏司馬懿以其用兵之變化
 有如鬼神也及至與武侯相持二百餘日懿終不敢
 決戰則必敗也蓋兵之難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難
 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遺我者乎於是乎述兵之難
 也

策問

兵術之所恃者將也將之難乎其人久矣蓋勝有所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馬宣王之能不足以當武侯是勝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陽之寬厚李光弼之威略兩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而歷代名將如此之衆才全而心盼者豈無一人乎哉以傳考之其人為誰

古之學者能言之類據經辨道不牽於世儒期合於聖人而止其然為文辭敦嚴渾厚壁立坳起溫潤優游金光玉潔綽約者其指有餘辨博者不煩而肆如此輩其氣之所養心之所自得不蹈不襲是之謂有本去古浸遠其風下衰學者既卑而親業與夫長而從事皆誦當代之文諸家之集此李唐諸公所以慨然發憤思有以革而變之也方今所患何以異此如將復古之學貴乎有本使之自養而自得之也世道何繇輔之以問辨終之以篤行善之善者也夫學而弗行猶游學也行其所學者聖人之徒歟

天子之所與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致業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如此則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以有法士之所學末

仿宋本有得字行書校脫

不重故亦有法上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與共天下士之所學者自重有法故不負人之天下此所以治而至於大治也夫五代之亂其法不足言自隋唐而上至於炎漢其法可考有無得失究而言之以觀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充陽之變屬在西北而饑饉存臻關中為甚加以師旅有司之臣日夜計議方在用度不足至於救荒振饑民之所待而全活者為之柰何嗷嗷赤子匍匐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閔憂側身西顧將欲援而出之溝中也而其術未獲蓋聖王學問至於為堯即一日詔問諸生所宜之策二三子何以待問

世雖甚盛不可不講者兵也兵者國之大命也食者兵之大命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尤議邊糴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強弱史氏所載可得而考也諸公亦常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故雖積粟截錘所在盈溢以漢武用之又景豐富掃地盡矣則李唐用度不足以制方鎮之亂者何足恠哉善戰不如安邊戰而後勝不如伐人之謀能取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

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為誰乎不如是不足為將之善者也

經者聖人之所以盡心也謹其始亦謹其終然其始易知其終難知是何也蓋書天子之事也終於文侯之命可也秦費二誓何以與焉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西狩獲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謂也易之為書也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至於二禮所載終始不聞二三子考之各以詳對

古之所謂學者非浮文之謂也其所以蓄積而養之者凡皆為道也是非特為已也將以致之於吾君又將以措之於吾民也吾君從之耶是為無過之君也吾民從之耶是為無罪之民也有是道者必有是心古之君子皆然後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史氏所載世有其人其詳可得聞乎如令董仲舒之得君黃憲之居官任使斯亦斯人之徒歟論者謂任昉過董生沈麟之比黃憲則二子亦其人

也諸生以謂如何

古之善為兵者各以其書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馬穰苴兵之正者也孫武兵之有術吳起兵之應變者也三人者可謂能言不可謂之已試矣然其略亦有已試能取勝者乎晚有鼂錯者其學雖不主於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蓋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謂知兵也其亦可謂必勝之將乎

警南海為盜其利最博負海而居者世從其事其輕於犯法私置牢盆業已成俗而不軌逐利之人構成黨與數十百千自為一輩挾兵持杖白晝公行緩則為商急則為變此大盜之本也聖朝患之故為之損上痛裁其價率以甚賤而制三歲之入所省太半矣縣官用度勢有不給議者以為非便然一歲之獄與夫告賞之費所省若干以夫若干所省補其所亡太半亦足以相當矣若夫國之經費宜有方略以佐當今之給諸生從事於學術久矣其亦有說乎

宋有天下神規聖略以唐為監精兵悍卒萃於京師郡縣之勢矯於方鎮根本固矣本末大小形勢甚順然行之百有餘年所矯已過至於武備不講壁壘不修池隍不浚郡縣之勢太弱守令之權太輕

自答罪已上謹視其法有司所據議論堅定雖情
 有可矜惡有已甚而罪不應者一切以律後事不
 當讞而讞之猶且不敢而况行法外之刑乎故威
 武不足以禦侮刑罰不足以沮姦非所以戒不虞
 思患而豫防之也蓋聖人制法不能無弊唐虞三
 代其弊皆然亦在所救而已也然則為之柰何
 古者建侯啓國內自王畿外至於遠服各以其國大
 小相維列為畿打所以內嚴京師示天下以形勢
 也其威則述職修貢四而而至玉帛充庭受天子
 約束將命而歸於境內是為惠澤其衰則霸者用
 事設為五禁尊王室而庇生民雖有強國畏威而
 服義故夏商用乂享國永年姬周卜世寔過其歷
 此封建之利也而諸儒論議所見不同究而評之
 孰得孰失

命說

命者何曰貴賤曰夭壽貴賤以德夭壽亦以德然而
 德者焉非獨命也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故自堯舜至
 於孔子無不得其壽者獨顏氏者不得其壽耳自四
 凶至於盜跖無不得其死者獨盜跖一人幸而免耳
 斯皆可謂之命也蓋有幸與不幸焉尔夫天之生物

也必因其方而篤焉故惡者天必厚其毒故盜跖雖
壽不若速死之愈也故萬世之下言惡者曰盜跖而
已顏氏雖大顧其人見於後世如何是以萬世之下
言德行者曰顏氏而已故顏氏雖死至今猶在夫得
壽者孰大於是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雜文

代人求薦書

某官閣下仕而不得其志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者宜何如是必有待於上之人爾然上之人有可告者有不可告者可告而不告之非也不可告而告之亦非也嗟乎捨閣下而之他人是豈可不為非耶然而以卑瀆尊以賤干貴以不肖干賢其實有此三罪惟閣下不以某為狂然後敢畢其說夫下之人其所以待於上之人者不過推而薦之也然推而薦之其亦有取於廉與勤乎如不取之則已如取之則某將自薦於閣下矣然今之所謂廉者曰無贓汙而已所謂勤者曰不以私事廢公事而已古之所謂廉者則曰不苟得而已所謂勤者則曰早夜孜孜於其所事而已閣下將曰汝於此二者安處焉某將對曰某之愚將兼此二者非將兼此二者安敢有意於閣下乎豈有叩魯般之門而不知斤斧之用入王良之厩而不知御策之用乎故小人之於大君子其道雖不同然必有一事近乎君子之所好者然後敢恃而來也雖然豈敢恃也哉其實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無

如之何乃自為術鬻之計也伏惟閣下惻然動心焉
譬如一孺子坐於泥塗而烏獲之在傍不過一引手
之勞即援而出之也某之身否決在此舉下情無任
惓惓

同前

某官閣下某不佞某將有告於閣下者不敢詳具蔓
辭苟自為游說之具其所以來至誠諤見閣下不以
某為狂且怒重罪留頃刻之間使卒其說惶懼惶懼
某三衢人也少而苦學長而不得其志乃用蔭為吏
凡在州縣間十餘年矣公卿之間無葭莩之親半面
之舊其性質樸魯鈍不能遽蔭戚施以為悅媚之客
故在州縣雖十餘年之久卒無所遇者求之於不肖
也蓋亦有由焉爾然此事可為閣下道不可為時人
道也某嘗自計以謂平生所見公卿大夫不可勝計
至於方正長厚公於朝廷鄙薄勢利汲引寒賤未見
有如閣下者捨閣下將安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待一
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自為術鬻之計也是亦區區下
吏不敢不以古之道來也然自視所有無足以辱閣
下之知者而小人有犬馬之能願得煩辱後以自試
恐下觀其所効何如然後罪之器之某頓狼狽且

將老於州縣矣伏惟閣下惻然動心某死罪死罪

上楚州慎郎中書

知郡郎中閣下甚矣人之恩不可忘也某嘗居關中
 矣有崔公者時為華州太守某始以文字見焉今日
 觀某文明日問人曰子識徐某乎某文曾見否時所
 居窮巷輿樵採鄰賓至則坐於門外公不以是為陋
 儼然辱而臨之又時使人叩門曰無恙乎公貧甚然
 所與者源源而來饑而食寒而衣身不勞而親有以
 養凡如是者實一年及治任將歸公曰子能為我留
 乎吾將以子弟學於子某於是為崔公留之愛某之
 身而及某之親削已之俸而使某有餘不挾長貴而
 與某朝夕焉公之恩可謂勤矣嗟乎世俗輕桃浮薄
 今日受人恩明日忘之矣某也何人敢自謂獨不然
 耶然公之恩未嘗忘之也思其恩欲見其人不見其
 人見交如見其人嘗聞崔公為興元時閣下為洋州
 矣其相與情好以至詩酒之娛無如閣下也及崔公
 改按察即以閣下之才上之朝廷崔公何嘗妄與人
 哉觀其人閣下之賢可知矣而况講闡盛德之日甚
 已久矣此某之所以委負薪之役諄諄而來固願掃
 於閣下之門也惟下執事與之進退謹伺命唯

上提刑邵學士書

提刑學士閣下古者上下相尊用下尊上謂之貴貴用上尊下謂之親賢是故年雖倍其父兄而不敢挾其長貴雖極乎卿相而不敢挾其貴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費惠公小國之君也所師者一人焉所友者一人焉豈惟百乘之家哉豈惟小國之君哉雖大國之君亦有之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嗟乎古之人何獨有此事今之人何獨不有此事豈今之公卿大夫在乎上者賢而布衣窮處之士在乎下者皆不賢哉豈今之時與古之時異者哉是故布衣窮處節操之士寧閉門却掃潛光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也某嘗恨此事嘗發憤太息又以謂今之天下雖有如此事而吾未之聞也前年自閩中來山陽乃見同人說閣下用孫覺為學官某曰為一州為一事用人為學官乃常事耳然又思古之人雖能尊賢愛士而未必能用之今閣下既能愛其人又能用其人是真公卿大夫尊賢愛士之實也且閣下以壹員外郎知一軍尚能得其人而用之使他日閣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得天下之

士而用之宜何如也既而又得閣下與孫覺書一篇其文皆述安定先生之道某於是又知閣下能知先生矣嗟乎世之囂囂者尋罅窺隙究虛百端以此言毀吾先生之道而閣下乃能獨立不顧大明吾先生之道以尊重其人如此閣下之賢可知矣嗟乎古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今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安定先生吾師也能知吾師而尊之是猶知吾父而尊之也知吾師而尊之其徒之心視其人如何此閣下之道使某言之不足而嗟嘆之也雖其人閉門却掃潛光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亦不可得也近著六篇謹授僕人投獻且以為几席之汗如閣下者姑可矣然後敢自信即盡其所有

代崔刑部與劉易先生書

先生閣下六經皆聖人書而宜所先急者其春秋乎識春秋之所好惡而敢為非議者否也春秋之義失之久矣仲尼據魯史筆削一字正褒貶之大法左丘明作傳固宜附其源與與聖經相為表裏不當詭意蔓辭汨亂聖人之文以為富豔之具公穀二氏雖矯此弊而悖聖人亦多矣杜預作注又據左氏說附贅經下其意欲專守左氏簡去二傳其不憚煩已甚矣

何休范甯自謂有志於春秋而休之學在安不經特甚王仲淹以為春秋之失自歆向何必自歆向自丘明始之也噫春秋者賞罰之權衡也仲尼之志盡在春秋不宜使之昧昧如此必有張而明之者非先生而誰願先生發憤一道使諸生執經座下以就其學是先生之道與天下共之也不識能之否乎謹伺命唯

上楚州太守書

某官下執事古之人未嘗不下士也雖其內有不合亦且陽陽浮道而與之况其道無所不同哉今之人不下士久矣至有不交一言而擲其人其意豈不曰我尊官也爾賤士也吾何為之屈哉挾長而見挾貴而見以為是適然耳嗟乎士雖窮賤亦何能遽蔭戚施以為邪枉之道乎下士則進不下士則不敢進也閣下既下車者幾日矣治某事言某言山陽之入傾耳而聽喜而相告而况至於某之輩哉某關中人也其嘗任涇州非閣下乎及閣下為泗州而某已居山陽矣是以二州之政耳聞而口誦之其為日已久矣豈有威德如此而布衣之士不得進於門下哉此其之所以獨知其進而不知所以自量也其亦可使得

見否乎謹伺命唯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提刑學士下執事前某既上書惶懼不知所為待罪
累日不敢以已願復自畢其說惟閣下并容廣覽不
以某為狂且愆重罪而少加憐焉某無狀為簿尉官
者實兩任凡十餘年年且老未嘗一過知己今乃不
圖天與之幸而外臺王公者不知某不肖嘗語人曰
汪某者可謂廉且勤矣即以不肖薦之朝廷而兵部
馬公者亦以為然又從而舉之然其自到官已逾二
年更數月且將罷去而舉主數實不足當此之時不
能決然自奮不肖之軀而忝竊閣下一顧是齷齪自
棄也某雖無狀幸為閣下之吏事閣下之日不為不
久顧其心豈不有異於閣下耶捨閣下其將安之乎
重念某生而鄙樸實自知無它技徒能以謹廉修潔
自持自歷官以來雖無尺寸之效亦未嘗有毫髮之
過惟閣下憫其窮且老惻然動心而與之亨道焉某
雖不肖願以大馬之勞仰酬閣下大恩之萬一惟閣
下怜之無使區區賤吏老於一篋尉而已也日暮之
人其心狼狽言意迫切唐突威重可某死罪死罪

代人請見書

某官閣下是非者天下之大公也某人某事是議者必是之矣某人某事非議者必非之矣是亦不徒然而然也挾利害於其間阿其所好惡而然也至於識者則不然某人某人吾父兄之當也吾之所嘗好也今有某事其事不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非之矣某人某人非吾父兄之黨也吾未嘗好之也今有某事其事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是之也而况不挾其利害不阿其所好惡而不徇其情者哉然則閣下之行事某箴之膏中而又誦之於口日已久矣天不如是是瞽於見賸於聽冥於善惡與世俗之混混也故某之來見閣下與他人不同非苟見於閣下也閣下其亦將苟見於某乎賜之坐與之語由外迹以求其心如何

代人上省判蔣工部書

省判工部下執事天下泉貨軍國六計此非三司之任乎故其使必擇天下能者而又擇能者以為之佐今聞朝廷用閣下宜矣此固吾君吾相且將大任閣下之階也甚休甚休老人之子某者為濠梁掾某不見此子者逾年矣即嘗以此意叩於下執事且欲其假一事而來也一日有來報者曰濠梁掾來矣某笑

且問曰信然否既而果吾子也入門而聞其聲上堂而視其面老人之喜其有大於此者乎嗟乎人之情莫親於父子父之年且九十而久不見其子子久不見其父此其心宜何如耶而閣下能使見之矣其恩之大小輕重宜何如而報也此古人所以感恩而出涕也前日聞閣下拜嘉即聞使節不可以久留皤然之叟甚欲一造節下以拜閣下見謝萬一而某之軀老甚殊不可以筋力為禮用是不果此實老人之私恨也惟閣下顧上意自壽以繫中外之望以永膺無窮之慶此老人惓惓也

上趙殿院書

月日鄉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病聾不敢走伏節下謹再拜授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嘗為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日久矣雖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興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

朝廷能復之是復古也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者相告而窮經者日益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謂此科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雕虫篆刻之學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大義對策分為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義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該博實學之一道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經本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蓋惠學者之失文浮而少實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經科使夫樸茂之倫得以發摭其蘊今乃拘以注疏之說則是朝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記誦注疏而已且學者窮經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注疏若注疏之說是則取之若注疏之說不是雖一字不取至如窮春秋必先熟誦春秋經然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之說是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說是則取公羊氏若穀梁之說是則取穀梁氏若二傳俱不是則俱不取傳且不取而况於注乎而况於疏乎蓋注出於傳疏出於注也然大凡注疏雖多失少得若其說不至迂繁

學者欲應此科亦須勉強而記誦之今按一經之內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文而不可勝計者而數不與焉使學者如何而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劬勞勞雖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者勞而無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學腐儒之學也自非有為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科則不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孟子之道韓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矣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磨腐齒爛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並不知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疏則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者皆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貴其要不貴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

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況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虞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為腐儒之計也。且朝廷亦嘗置說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為朝廷計者。莫若取說書科條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議再詳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為萬世不刊之法。豈不盛哉。豈不決哉。此一事也。何謂經分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為中經。周易為小經。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為中經。宜列為大經。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為小經。若據經義。得列為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亦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三傳解之。而附以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為名。則是尊經之義也。若以某氏傳某氏傳為名。則近乎棄經任傳之義也。故董仲舒守公羊。劉向守穀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春秋各守一傳。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也。其孝經論語。此二者。聖人言行之書。恐不宜為帖

經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問大
義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
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
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爾科場之內有同兒戲何益
於事哉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
科場不便積常行陝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
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顧一僕役其甚者破產業
而未及至半路或滯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
得應舉而歸者雖應得一舉亦更盡艱險今又二年
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乎其弊也然又有大不
可者今之為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
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
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為苟進之計今又二年一
開科場宜乎學者尤不暇治經尤為苟簡之計以此
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
一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積夙聞朝廷亦嘗議
轉運司類試今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定
為轉運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
惟便於遠方孤寒天下舉人皆便也而又可以革竇

應之弊也。且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為本上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寄應者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圖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謂尊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其十通者乃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恩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經重道勸天下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恩例宜平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為君，古賢人之為臣，雖愚夫愚婦，苟堯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己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惡其策之從己出，往往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謀，售己之說，其議之異於己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能掩萬世之心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閣下為朝廷

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願閣下早為之所幸甚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學士下執事前日不幸至於太故先人棄諸孤諸孤苟假視息以畢大事今葬有期宜有銘以銘之不得則無以掩諸幽此諸孤所以泣血相告皇皇如也然前人之銘其行事可信與否未嘗不繫其作者何如爾故觀銘者必先觀其文果誰歟苟其人也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可信矣苟非其人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未足信矣如此則與不銘何異是不可不重也嗚乎以今世之文而能取信於後世者非閣下誰乎先人自歷官兄九任積四十年餘其相識者不可勝計至於平生與諸孤之言其所切嘆服者閣下而已今先人不幸至於大故其不肖嗣無以為先人之光故必將圖閣下之文以圖先人之不朽焉惟閣下哀憐而與之無使諸孤失其本心其行狀輒用致於下執事諸孤惟以圖先人之不朽而不復自量也某死罪

與廉公望薦王秀才書

廉君公望足下士蓋有不待相見而相知者積於足

下是也積固不敢以時輩相期以古之道期於足下
 焉顧足下待積之意何如爾瑯琊王君彥升者積與
 之無頃刻之舊與之往還之日亦未甚久然知其人
 博學能屬文事親孝事長順與人交和而有禮完然
 不見其缺可謂善士矣然其人貧甚其家七八口無
 為資環堵之中狼狽萬狀今乃以至易其所用器物
 而苟以為湏臾之計然器用且盡大寒將至菽粟不
 足於其口繒纊不完於其膚使其人一身獨如此而
 已可也然其人有老母既抱羈旅之恨而又戚戚窘
 乏如此為王彥升者宜何如哉彼口雖不言顧其心
 豈不有待於人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吾鄉
 黨豈無仁人義士乎在夫有為者唱之而已也積所
 以其心惓惓將有異於足下也惟足下深有意於王
 君使王君有以悅其親顧不美乎王君有老母積亦
 有老母愛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賤貧無可為之資故
 將欲有所為而莫之能為甚於齷齪而所為者不能
 不慊於其心若將餒者焉自不能已乃用告於左方

與吳待制書

安撫待制下執事今天下士籍籍論述閣下行事謂
 閣下之才無施而不可閣下之處一邑也一邑得其

侃侃

賜金壇是也閣下之處一州也一州得其賜池陽是也閣下居言責之地則依然正色不畏強禦使夫姦欺汙漫之輩魂喪氣沮不得以肆其欲而朝廷賴之以軍臺諫是也閣下用之於繁劇則齊敏辨察有不學之明智足以辦事而有餘而輔之以仁術非若俗吏特一心計小數踴躍而已也此軍國大計所以不勞而成吏服其神明而愛其惠民吟咏而驩樂之二司是也但未見閣下為宰相爾使閣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設施注措本末先後固閣下之所存而天下之所望也學者之所樂道之也今者閣下將天子之命當一面之寄歛天下之澤而萃之於一方閣下豈不優為之哉朝廷無南顧之憂矣伏惟閣下自重

代李駐泊興許職方啓

茲者假媒灼之辭謀婚姻之好屈中臺之貴族顧右列之單宗幸自不遺慚非所偶恭惟某宮文登英毅秩處名曹策足要津有聲當世紫泥鳳詔宜優異等之才青雲鵬霄已有雄飛之勢某早聆大望晚拜溫儀不謂寒門得依高眷萬萬之意豈任其私

代人回報啓

霄勢

近者偶以單宗輒攀令族雖金蘭之展契愧玆王之
 異芳豈謂媒灼見臨緘滕為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
 且承納幣之期仍諭共牢之久棋榛為誓敢忘受室
 之儀警於修容已謹從人之戒所承嘉命敢不奉從
 惓惓之私指叙奚罄

代李駐泊上李客省啓

伏念自遙大旆深跂高風嘗聞拜命之嘉殊乏貢緘
 之便敦圖盛德尚遠同僚屈已之尊以書為賜禮逾
 情過愧與幸深且承休福之來密有神靈之相恭以
 某官稟川嶽之秀兼文武之全丁虞朝日月之華值
 邵帥詩書之畧永惟全德尚屈遠圖宜在將壇以光
 賢業

代慎駕部上南京劉相公啓

伏念錄錄賤官庸庸近器早緣大幸嘗側下塵雖霄
 壤之路殊而犬馬之心在仰惟百神陰相諸福來宜
 恭以其官天鼎儲糧嶽嵩孕粹凜凜國器堂堂棟臣
 當千載之盛時為一代之名相蓋均勞逸乃重藩宣
 民思霖雨之恩帝輟股肱之重方今勵精而治側席
 以求固已詳延於衆賢必將圖任於舊德入持台柄
 永贊陶鈞足以措時重雍致君高拱博觀衆議寔在

元勳

代人與壽春令啓

向從吏役俄終戍期既旋弊廬即聞受署恨無勁翮
往揖高風邈若胡秦之遙徒積參商之嘆握筆持簡
難形仰止之私慎寢重興以永大來之吉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伏念早聆高風吾黨未由而致慕晚緣大幸兒曹乃
預於使令敢貢私書仰塵下執惟百神之陰相有諸
福之來宜恭以某官以才德之高都搢紳之右雄文
賁若竒操凜然中外之試已煩朝廷之望彌峻一麾
出守聊屈於遠圖三節以趨即膺於顯數

代李駐泊與沂州右比部啓

伏念睽違未幾企仰惟多時迂赤牘之來如受兼金
之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惟明神之所扶有諸福之
來萃恭惟某官全才挺特治具該詳對休盛時蔚有
能譽左符篆竹已交政於黃堂五馬朱輪即班春於
綠野敢祈自重以永大來其在惓惓何以涯罄

與寶玉大師啓

某啓失問逾月不審安否屬者玉公大師及諸上人
即慕次親啓法席內盡其誠外豐諸物環墓數十即

慎

顯

豐屬

仿宋今有服
字行書校缺
服字
屬

從

境

楚 慎

戀

神座而祝之自昏及旦其事大周德意可以格神
心足以感物見者莫不悅聞者至於獻嗟况其區區
之心乎恭惟屬者之事實及吾母弔冥魂於黃泉慰
哀思於白日蓋古人之所未行後世之所難有可謂
不世之高義也某雖甚庸不敢以言報然率母子之
愛欲報之知實未義所措惟是藏之於心死而後已
區區之言何足盡意輒因問啓居少布從者感涕不
知所云謹啓不次某啓上

代池倅慎駕部與太守先狀

茲者代戍而東越治之下顧惟江境已在使封未瞻
羅戟之門已預歌禱之列行貴板刺前造宿階其在
欣愉何以涯罄

代慎郎中遺表

臣某昨奉勅差知海州軍州事於楚州徠闕至嘉祐
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偶染沉痾醫藥不効奄奄之息
指長夜以將歸冥冥之竟戀明時而莫追尚留寸晷
以罄哀誠仰期帝澤之沛然俯及天民之窮者中謝
伏念臣早緣蔭藉遂忝榮階白首即曹敢嘆逢時之
晚朱輪州將屢玷出麾之權固嘗驅策才砥礪臣
節老而愈固知無不為未嘗以階下之法而害善良

化

特
仿宋字作春
行書校作春

象嘗以階下之刑而以怒以自無卓然之功以類
 古人亦嘗者消埃之微何以感且方且沐以膏膏
 拜聖時願倍壽域之民永荷仁天之覆不謂自招疾
 疾遂至膏肓嗟六尺之軀將隨土木之化望九重之
 嗣永辭駕鸞之行重念臣自束髮以來逮事兩朝歷
 官上任死之將至家無遺財老幼嗷嗷二十餘口兩
 女未嫁四男白丁其長男宗傑凡三應進士舉頗服
 膺為儒敢希任子之榮庶竊代耕之祿伏望尊號皇
 帝陛下持迂聖覽曲軫春慈俯天光而蜀幽大恩波
 之延世如是則為算不墜轉怒無虞生者蒙再造之
 恩死者有無窮之感意迫情切言與涕俱臣無任祈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